



請東家 (評戲)

人物:

小根——农民。三十岁(根)

小花——小根妻。二十八岁(花)

广元——东家。五十多岁(元)

老婆——广元妻。五十多岁(婆)

第一場

地点: 广元家中。

花: (上)走哇!

(唱)出的門来笑哈哈,

急急忙忙去請东家。

說什麼上等席全都是假,

管叫他找甜头碰上苦瓜。

老东家他的心腸太毒狠,

穷人的汗毛都想拔!

多要地租还不算,

又訂条規矩叫請东家。

佃戶們哪有米和面，
典着当着还得請他。
这頓飯好他給好地，
要是不好給荒沙。
今天該俺把他請，
我設下圈套耍耍他。

到啦，待我看看他正在做什么？（悄悄的走）

婆：（上念）眼看中午就到，
光等着小根来叫。
老头子要去吃請，
我把东西預备好。

小根家本来初五該請席。他說东西沒买齐，得推到初六。到了初六又說，还得推到初七。俺当家的好不容易熬到初七，眼看天到中午，我把东西預备齐全，好叫他前去吃請。

（唱）天快晌午我着了急，
忙把东西准备齐。
先把小桶刷洗好，（刷桶）
刷好了用它盛煎魚。
再把擦嘴布油里沾，（用布沾油）
沾好了預备擦嘴使。

要問擦嘴有何用？

就說剛才把肉吃。（把布放下）

我把東西預備好。

花：（偷看。見婆已准备好，走近婆）

（接唱）東家他可在家里？

婆：哟！你來的真巧呀。

花：是啊！我見天到中午，就趕緊來請。東家他可在家？

婆：他還肯出門？光等着你這一請哩。可話又說回來啦，你準備半天，他要是不去吃請，不是顯着瞧不起你嗎。

花：是呀，他這一去，也是俺家的體面，真是沾你的光不小呀。

婆：你等着，我去喊他。（怕花看見油布，搬了個座，離桌遠遠地）你先在這坐一會。（又看了花兩眼。下）

花：（走近桌前）老財迷無論到哪去吃席，一定得餓上几頓，這是誰也知道的。你看！他還準備了個小桶，（看桶）不光自己吃的飽飽的，吃完還要帶回點來。（放下桶，又拿起油布）吃請去的時候還要用油布擦擦嘴，就說剛吃過肉菜。哼！鬼道道倒不少。（想）對，我給他擦上點鍋底

黑。（擦黑）他再往嘴上这么一擦，（做擦臉狀）
那才有意思呢。（把布放回原处。坐下）（廣元与老婆
同上）

元：（見花。笑）嘿……小根家来啦，不知你的駕
到，有失远迎啦。

花：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

元：我說小根家，你家酒菜今天可曾預备妥善？

花：俺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元：叫我借风可不成，我可不是諸葛亮呀。

花：哪个叫你借风？俺是說万事俱备，只欠你这一
去。

元：如此說俺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花：你欠什么？

元：我餓了好几天。（覺得不对）不，我准备了好几
天，只欠你这一叫。你来的正好，快攙我前去。

婆：哈哈，你这个老东西，当着我的面就敢胡說八
道！

元：誰胡說八道来呀？我說叫她攙我。

婆：她可是女的呀！

元：我就願叫女的攙我。

婆：胡說！

元：是是，下次不敢。（向花）你先回去吧，随后我
这大駕就到。

花：东家，你可快点去呀。

（唱）叫声东家可快点去，

俺做好酒席光等着你。

鷄鴨魚肉隨使用，

肥的瘦的任你吃；

要吃肥的过油肉，

要吃瘦的炒里脊，

要吃甜的白糖沾，

要吃香的炸丸子。

大个鯉魚三四尾，

还有这么大的滷煮鷄。

东家随后快点走，

我先回去收拾去。（下）

（廣元与老婆听的入了迷，饞的用手扒着嘴）

元：（見花走，如夢初醒）我这就去！我这就去！（急追）

婆：回来！我看你把我給忘啦！

元：沒有哇。

婆：吃席用的小桶帶上了嗎？

元：哎呀，我倒忘了。（取桶兜在怀中。欲下）

婆：回来可帶条大魚来！別叫旁人看見。

元：放心好了，我办这事是老手啦。（又欲下）

婆：回来！

元：又有什么事？

婆：还吃块饊子嗎？

元：哎呀！看你这个大傻瓜，我兩天都餓过去啦，眼看肉到了嘴边，难道还肯破費自己的东西不成？

婆：你餓了兩天我怕你走不动！

元：不要紧，我把腰紧一紧。（紧腰）一气就到啦！

婆：到了那你可抽空把腰松开。

元：知道了。（又欲下）

婆：慌什么！你还没有擦嘴呢。

元：（急回）对对。老婆子請放心，擦了嘴我就去，你就等着吃魚吧！

婆：你可早去早来。（下）

（广元用油布擦了一下嘴，把嘴四周擦的烏黑）

元：（愉快地）走起来！

（唱）昨个初六今初七，

俺到小根家去吃席，

未到席前我先盤算好，

去了我先吃大鯉魚。

要是吃魚可得先摘刺，

卡住嗓子可了不的。

上回到二虎家去吃請，

他家煎了條大鮎魚，

人人都說鮎魚沒有刺，

是怎么卡的我喂哩哇啦活象一头大叫駱！

今天可得注意点，

可不能叫小花笑俺沒出息。

今天可得处处留意。別人好說，可不能在小花面前丟丑。方才她請我的時候，她那水汪汪的兩只眼睛，不住的看我，一定是看上我這小白臉啦。（指臉）要不然，別人請我，割上半斤肉就應付過去。他家那麼窮，為何還整鷄整魚的請我？（想）不錯，不錯。我要能跟那小娘們說說笑笑。（笑）嘿……可真是我的好造化呀！

（唱）劉廣元，心歡喜，

今天去吃上等席，

小花她的手藝好，

方圓十里也得數第一！

海里栽花她根不淺，

她爹是城里远香飯館的掌勺的！（下）

第二場

地点：小根家中。

根：（上唱）

張小根，心里急，
今天該着我請席。
本来初五該我請，
今推明推到初七。
小花去把东家請，
請来也是沒吃的。

唉！本来初五該我請东家，我想借几串銅錢，好好請他一頓，也好租块好地种种。我老婆偏偏不叫，她說她有好办法。叫我对东家言講，就說要請他上等酒席，今推明，明又推今，一連推了三天。东家的脾气我是知道的，吃請的头一天，他是不吃东西的。这回得餓个三天兩天。把东家請来了要是沒吃的，他定然不肯罢休。唉！

花：（上）眼看东家到，这回准叫他吃个飽。

根：好哇，我算上了你的当啦！

花：怎么回事？

根：人人都說你会出主意，我就偏偏信了你，錢也沒借，菜也沒做。东家来了看你怎么办！

花：常說借錢容易还錢难，光利錢你三年也还不清。

根：那有什么办法？咱不是种着人家地嗎。

花：不用发愁，我自有办法。

根：到底是什么办法呀？

花：你先別管，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沒差。

根：咱要是沒有酒菜請他，無論怎样他是不肯給咱好地种。

花：我想的这条計，包管不請他酒席，还得鬧块好地种。

根：这一招要鬧不好，咱可就沒有地种啦。

花：你就瞧好吧！

(唱)小根你把心放寬，

不要急的轉圈圈。

我心中自有好主意，

保管省錢又种好田。

眼看东家就来到，

我把东西預备全：

黃米餅子地下放，（在地上放餅子）

东家来了好用餐。

根：这叫什么陣势？

花：要釣魚就得下引食，这叫黄米餅子勾魂陣。

根：他要不吃这引食可就糟啦。

花：時間一長，定然会吃的。

根：这回可全看你的了！

元：（上唱）刘广元，走出門兒，

一路上乐的我唱小曲兒，

小花長的真好看，

大眼小嘴弯弯的眉兒，

今天象进迷魂陣，

心眼里噗通噗通飘飘游游活象 駕上九重云
兒！

这回可碰上便宜事，

吃酒还捎帶着看美人兒！

（白）嗯哼！老夫駕到。

花：呀！哪兒来了个包公呀。

元：那里来的包公，乃是老夫。

花：好大的架子呀。

元：老夫我田多地广，是大方慣了的！

花：是呀，乡里乡亲的，誰还不知道誰？我說东

家，今天俺这席可是全村头等的酒筵呀！

元：你請我头等筵席，我給你头号的好地种。

花：此話当真？

元：你来看，（掏出合同）租地合同初五我便寫妥，乃是村南那十亩良田。

根：（欲接）多謝东家。

元：等吃罢酒席，我才能交付于你。我是不見兔子不撒鷹的呀！（兜在怀中）

根：唉……

元：你家家景不好，为何还置办如此大筵？

花：俺家全靠你的地过活，理当如此。

元：真乃一片好心！老夫也有憐穷之意，因我食量太大，吃席之前，先吃了自己的一些东西，也好省下你們的一些酒菜。

花：东家可真算得上一个大仁大义的君子呀！

元：就是嗎，我头来的时候吃了四大碗肥肉，不信你看，我嘴上的油还没干呢！

（小根与小花看广元的嘴，掩口而笑）

花：呀！你吃的是黑油炒肉吧！

元：岂有此理！乃是香油炒肉。

根：（莫名其妙）那怎么你的臉都黑了呢？

花：（对元）别听他的，你的臉白着哪！一点黑都沒有。你先等着，我們去炒菜。（拉根下）

元：哈……小娘們就是看上我这小白臉啦！小根一旁吃醋，故意說我的臉黑，可是老天爷偏偏給我長了个白臉。咱是脚正不怕鞋歪，你一說黑，我还能变黑了不成？真是岂有此理！

（幕后有勺碰小勺的声音，炒菜的声音）

元：好香的味哪！

（唱）大鴨子呀大鯉魚，
真呀那个真好吃，
炸丸子，炒里脊，
还有大个的滷煮鷄。
一会就到了嘴里哪呀咳。

（望幕后）

一会就到嘴里。（忽然止住）嘿！来啦，准是端上来了！（細看）唉！赶情是抱柴禾去呀！

（炒菜的声音又响起来）

元：唉呀，忘了松腰啦，这怎么进东西？（松腰）这两天餓的我腰也細了，这一松腰，可有点頂不住勁了。

（唱）人是鉄来飯是鋼，

一頓不吃餓的慌。
老夫我三天沒吃飯，
餓的我渾身沒力量。
雖說餓點我情願，
要想吃多還是空肚腸，
雖然餓了兩三天，
今天一頓全補上。
熏雞熏魚整個用，
餛飩肉菜一扫光。
大个鯉魚吃兩尾，
剩下一尾桶里裝。
吃飽了用湯灌灌縫兒，
來它一碗肉絲湯。

雖然餓了幾天，我今天要一頓全補上。（望幕
后）嘿！这回可真來了！

（小花上）

元：（急站起，因褲腰太松，趕緊抱住）菜做好了？是叫
我前去用飯吧？

花：这就快做好。

（唱）四盤八碟我剛蒸上，
東家你先別着忙。

我把桌凳摆列好，（擦桌凳）

菜来了你可都嚐嚐。

元：那是一定的。

花：（看了看地上的餅子，着急的搓着兩手。傍白）唉呀！他怎么还不吃这餅子呀？

元：（傍白）唉呀！她怎么还没有做好菜呀！

花：（同白）这可急死人了！（花下）

元：哎呀，怎么还没有做好？

（唱）里脊丸子过油肉，
你真叫人急的慌，
餓的我肚子咕咕叫，
餓的我大腸貼小腸。

为吃席我三頓兩頓不吃飯倒是常事。可从来不象这一回，一气餓了三天。我本想吃点东西，可是一想明天就吃到肉啦，誰知道一气等了兩個明天才算熬到了。唉呀，可快点吃飯呀！

（張望）来啦，这回可是真的来啦！

（小花端茶上）

元：（見花把碗放在桌上，以为是飯來了，趕緊端了一碗，放到嘴边一看沒有东西）呀？这怎么是空碗呀。

花：这是喝茶用的碗，我給你泡了一壺濃濃的香片

茶。（倒茶）来，先喝茶吧。

元：先吃饭吧。

花：先喝茶吧，饭一会就好。

（唱）叫声东家别着急，

我还没煎好大鲤鱼，

笼里的馒头还没软，

再等一会才能吃。

（又看了看饼子，十分着急。旁白）老财迷跟我泡起来了。对！咱看谁泡过谁。豆子不烂加火煮，成事哪怕费工夫。（下）

元：（喝茶）唉呀，这越喝越饿呀。刚才在家还顶住劲，这一走动，可真抗不住了。这都怪我，来的时候可吃点馒头呀。唉！没听老婆子言，后悔多半年。（四处望）我吃点什么顶顶饥呀，要不然，我看等不到菜端上来，就得活活的把我饿死。（忽然发现地上的饼子）哎呀，这还有救命的东西哪。（急去拾。因没劲，摔倒。爬过去拾起饼子）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唱）人到难处自有救、（吃）

老天爷不饿死无罪人。

这饼子吃着甜又香，

我先压压飢餓提提神。

(小花暗上，見广元吃餅子，十分欢喜，等广元吃完。轉上)

花：哎呀，东家怎么坐在地上了？

元：(还没咽下，鼓着嘴)嗯嗯！

花：哎呀，东家嘴上怎么起了个疙瘩？是上了火啦吧？

元：嗯嗯……

花：(从头上取下个針來)来，东家，我給你挑挑，出点血就好了。

元：(吓的站起来，跑到一边，搖着头)嗯……

花：(赶过去)快挑挑吧，挑好了才好吃席。

元：(擺手)嗯嗯。

花：东家准是瘋啦，我去叫小根，叫他按着你，好給你治病。(下)

元：(使勁咽下)哎呀，哎呀，我的老天奶奶，总算咽下去啦！

(小根小花同上)

根：东家怎么啦？

花：快按着他，給他挑挑疙瘩吧。

元：早好啦，別說这么个小疙瘩，就是斗大的瘤子，讓我这么三搓兩搓，也就好了。